



NI

BU

KE

PAN

你不可攀

被狗仔偷拍后，喻润很担心：
“你私底下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我得罪过的人，只有你！”

映漾

著

映漾温情新作
不解风情老板娘
×
玻璃心运动员

高不可攀的爱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ART PUBLISHING

你不可攀

映漾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不可攀 / 映漾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594-2013-8

I. ①你… II. ①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0419号

书 名	你不可攀
作 者	映 漾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朵 爷 夏 沅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于盛琳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013-8
定 价	3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异国重逢	/001
第二章	人生若如初见	/027
第三章	故人来	/049
第四章	灯火阑珊处	/071
第五章	情窦初开	/095
第六章	思不成眠	/118
第七章	意动	/145



C
O
N
T
E
N
T
S
目录

第八章	情迷	/170
第九章	波澜	/198
第十章	两情相悦	/223
第十一章	前尘往事	/256
第十二章	完满	/280
番外一		/299
番外二		/308





第一章 / 异国重逢

孔安槐是在创投会上接到喻泽的电话的，那位非常难约的室内设计师 Whitehead 先生临时改变行程去了 B 国，需要她紧急出差。

在人群推搡间，她丢了手机。

挤出人群，向熟人借了手机，孔安槐再次打电话回公司，才知道今天唯一一班飞往 B 国的飞机，在三个小时后就要起飞。

开车赶往机场，接过自家助理火急火燎买来的机票和换好的外汇，她几乎是一边穿着高跟鞋飞跑，一边听助理小幺说话。

“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一个半小时，坐这趟飞机的人挺多，商务舱只剩下最后一张票了，远离厕所，但是不靠窗。”小幺已经做孔安槐的助理四年，人精一样完全知道她的喜好和关心的问题。

孔安槐的脚步顿了一下，B 国不是热门的商务国家，商务舱满座这个消息倒是让人很意外。

“这是刚买的手机，新号码我写在备忘录上了。”小幺把手上崭新的手机递给孔安槐，语速仍然很快，“原先的电话卡来不及办了，不过，我已经把你先前手机上所有联系人的联系方式都导入了，出国漫游也都办好了。”

孔安槐伸手拍了拍小助理的肩膀算是夸奖，这丫头是她从一群叽叽喳喳的大四小学妹里面挑出来的，经过几年的磨砺，现在同她的默契简直到了老夫老妻的水准。

“另外，孔姐。”小幺从自己的随身包里拿出一沓资料，“这是喻姐交代让你在飞机上看的，应该是下一个民宿的设计草案和宣传方案。还有就是这行李箱里的东西，去你家拿明显时间来不及了，所以，都是刚才买的，标签都还没撕，要向公司报销吗？”小幺噤里啪啦全部交代完，两人已经走到值机柜台，小幺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不用了，都是私人东西，你把发票整理下告诉我总金额，我直接转账给

你。”孔安槐把机票、护照交给柜台，托运完行李后，才终于舒了一口气，离飞机起飞还有一个小时二十分钟，总算赶上了。

“今天机场有明星出没吗？”刚才一路跑来就看到路边有稀稀拉拉的粉丝和标语，这会放松下来，孔安槐才有机会问。

“好像是体育明星。”小幺个子不高，在将近一米七的孔安槐身边看起来像个孩子，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我刚才听到一点，似乎是出国打退役赛什么的。”

孔安槐看着小幺完全没有八卦的心却硬要想出点八卦消息的认真样子，苦笑。

而她自己也不是真的关心八卦新闻，只是觉得这花一样年纪的姑娘天天跟着自己走南闯北，形成了和她一样工作狂的性格，可是，别人总说，事业干得越好，姑娘们就越嫁不出去。

这算是诅咒了。

今天创投会上都有投资人问起这事。

孔安槐也是被问了才恍然发现，自己过完年居然就三十岁了。

从大三开始和室友喻泽创业至今，她一年大概有一百多天需要在天上飞，时间长了，一上飞机腿就开始水肿，所以，在公司开始盈利后，她和喻泽只要出差就买商务舱的机票，这成了她们犒劳自己的唯一方式。

商务舱的座位大、空间足，乘坐者不用缩着脚，专用候机室又有免费小吃和饮料，孔安槐甚至会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早到几个小时直接在候机厅里睡一觉再出发，忙碌惯了，在这种公共场合睡觉有时候会比在家里睡更安心。

所以，这一次，她本来也是打算过完安检就直接在商务舱专用候机室里喝点东西休息一下的，但是，在进了候机室后，她停住了。

商务舱的候机室内有人，稀稀拉拉地坐了十几个穿着统一运动夹克外套的各国年轻人。他们玩着手机、戴着耳机偶尔调笑几句，声音不大，也并不吵人。

孔安槐却面无表情地退了出去，退出去后低头看了眼新买的手机，几不可见地抿了抿嘴。

尽管今天在创投会上一路跑来跑去地递资料、谈合作，尽管这双新买的高跟鞋硌得她走路脚后跟跟人鱼公主一样剧痛难忍，她仍然决定，要去逛逛机场

免税店。

她以拿起一件商品就阅读理解上面的说明书的蜗牛速度，顶着售货员小姐的白眼，一直挨到飞机开始登机。

B国真的是个小国，她在候机室里看到的那群年轻人，去的应该是其他地方。她在登机的时候自我安慰，然后在上飞机看到自己的位子的时候，咬了一下嘴唇。

她的邻座坐了一个男人，穿的就是她在候机室里看到的那种统一运动夹克外套。

那男人看起来二十六七岁，一脸“老子天下第一”的雄性荷尔蒙，脸上还有几颗青春洋溢的青春痘。他看到孔安槐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跟见鬼一样瞪大眼。

.....

孔安槐目不斜视地坐好，拿出座位前方的拖鞋，脱鞋，穿鞋，再拿出包包里刚才买的眼罩戴好，躺平。

她心情不好，尤其是看到边上那个男人的眼睛仍然瞪得跟铜铃一样大。

她闭上眼睛感觉身边的那个男孩安静了很久，直到飞机起飞的提示音响起，他才窸窸窣窣地站了起来。

“那个，抱歉，让一下。”男人结结巴巴的，听声音总觉得像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孔安槐把脚往回缩了缩，方便人进出，仍然面无表情，她决定一直把眼罩戴到下飞机。

半晌没有声音，孔安槐放松了紧绷的神经，开始有了点睡意，然后肩膀被人拍了拍。

“借过。”另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有点沙哑，听起来更为成熟。

孔安槐的心抖了一下，这次反应慢了半拍，坐在那里纠结了半秒，才又缩了缩脚，动作有点大，把脚缩到了椅子边缘。

那声音的主人没动，用一模一样的语气，又说了一遍：“借过。”

“.....”孔安槐的眉头皱了一下，商务舱的位置很宽敞，她刚才让出的距离足够一个体重达两百斤的人进出了，借什么过？

然后，又是一阵安静。

孔安槐都能感觉到那个借过的人正靠在她的椅子扶手上，她的手臂若有似无地会碰到他的外套，然后跟怕有毒一样立刻弹开。

飞机晃动了一下，遇到气流，让大家系好安全带的广播适时地响起。

孔安槐的手在身侧握成拳。

“有气流了。”男人突然弯下腰，贴着孔安槐的耳畔说了一句，靠得太近了，孔安槐都能感觉到男人的气息喷洒到了自己脸颊上。

痒痒的，让她汗毛直立。

唰地一下拉下一直戴着眼罩，孔安槐和那张极具侵略性的脸庞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那张脸，五官凌厉，眉毛很浓，眼神很冷，鼻子很挺，嘴唇很薄，再加上额角左边的疤痕，让这个男人本来很好看的五官整体看起来很凶，散发着浓厚的侵略性的凶。

一如现在。

他漆黑的眼眸盯着她，开口：“借过。”

不远处的空姐已经往这边看了两三次，孔安槐到底脸皮薄，把自己的脚往椅子上一收，盘成了一团，然后对着前方可以横着走过去空间，努了努嘴：“借你！”

这动作看起来多少有些孩子气，尤其是，孔安槐今天穿了一身帅气的米白色裤装，头上还梳了个一丝不苟的发髻。

她觉得自己冲动了。

尤其是看到男人的眼睛盯着自己那双没穿袜子的脚的时候，她很不安地缩了一下脚趾头。

幸亏男人没有再为难她，在靠窗的位子坐下，系好安全带，然后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运动夹克，解释：“我换了位子。”

……这解释得真是及时。

孔安槐忍住翻白眼的冲动，继续面无表情地戴上眼罩。

然后很安静，她一觉睡到飞机着陆。

着陆到B国，是当地时间半夜两点多。

孔安槐等这帮统一着装的年轻人都走了之后，才慢吞吞地挪出飞机，在出

关口又磨蹭了很久，才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地走到等行李的地方。

毫无意外地，他们果然还没走。

孔安槐打了个哈欠，然后站到输送带尾端旁，一直安静地等到所有行李被领走了，空空的输送带上仍然没有小幺给她买的那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

那群年轻人看起来都领到了自己的箱子，前呼后拥地走了一批，留下三四个，其中有刚才坐在她身边的“借过先生”。

孔安槐又打了个哈欠，这次眼泪都快要跟着出来了。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应该就是现在的状况吧。

而且似乎还嫌她不够倒霉，在她等到绝望、决定直接去行李招领处登记的时候，输送带抖了一下，抖出了她那个黑色行李箱。

……破了？！

或许是她托运的时候太着急，忘记锁住密码锁。

总之，现在的情况就是，行李箱是打开的，自己的东西带着价格标签散了一输送带。

“……”孔安槐在这一瞬间有种想要放弃行李直接走人的冲动，可是，她眼角余光瞄到那位“借过先生”弯腰，帮她把行李一件件地丢进行李箱，拿起内衣裤的时候，手还停了一下。

那是一套黑色蕾丝内衣，孔安槐嘴角抽搐了一下，认命地踩着高跟鞋走过去，拿过男人手里的内衣，一声不吭地把剩下的衣物都扫到箱子里。

全程都是诡异的安静，包括跟着这位“借过先生”留下来的队友，包括男人收拾好箱子帮她叫好了出租车，还帮她把行李箱放到了出租车的后备厢。

“谢谢。”孔安槐觉得男人的这个行为，在异国他乡的半夜两点，是配得上这两个字的。

然后，男人砰的一声关上后备厢，转身抓住了孔安槐的胳膊。

B国的夜晚有些燥热，暖风吹得人身上黏黏腻腻的。

孔安槐很瘦，胳膊细得他一只手就能掰断。

他恶狠狠地贴着孔安槐的耳朵，说了一句：“孔安槐，你这个胆小鬼！”

孔安槐站定，夜色里略带闷热的风把她的脸吹得火辣辣的，她的套装很薄，他拽着她的手臂，手心的温度烫得让她心跳加速。

“住哪？”他问，声音听起来很冷，和记忆中的很不一样。

孔安槐咬唇，看向他，向来生人勿近的表情居然露出一丝求饶的意味。

像是被她的神色惊吓住，他握住她的手松了松。

然后，她迅速挺直背，抽出自己的手臂，面无表情地钻进出租车，绷着脸一直到出租车开出机场，她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再回想起刚才的表现，她简直想要立刻撞死在车窗上。

真是万万没想到，她居然真的跑了……

虽然跑的时候面无表情，把高跟鞋踩得咔咔响，气势十足，但是，也无法掩盖她故意示弱然后逃跑的事实。

那可是喻润啊，她闺蜜喻泽的双胞胎弟弟，一个用尽心思追她最后被她无情拒绝的男人。

他们，有七年没见了……

可是，再次见面，她居然跑了。因为心虚，她甚至都不敢回头看一眼喻润的表情——他现在看起来好凶，和七年前那个灿烂叛逆的男孩完全不同。

居然，那么快就过去七年了……

喻润一直保持着站立的姿势没动，表情看不出情绪。

几个站在旁边围观了全程的队友开始窃窃私语，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个子推了推边上和喻润最熟的李大荣。

“刚才那女的，是跑了？”小个子用很不可思议的语气说道。

李大荣悻悻地点头，脸上的青春痘亮晶晶的。

七年过去了，这女的似乎一点长进都没有。

“老大这几年一直风雨无阻地报备行踪的对象，就是那个女的？”小个子的语气里有好奇，更多的是欲言又止。

李大荣撇了撇嘴，算是默认。

队里的人都知道，队长喻润心里有个白月光，不管比赛、赚钱、休假，还是受伤，都要给一个人发短信报备。

这个人，只有跟喻润相识很久的李大荣才见过。

今日一见，这女的……好像和“白月光”这三个字没什么关系……

她又高又瘦，五官还算漂亮，可胸不大，最关键的是，整个人的气场冷得

跟灭绝师太一样。

小个子完全没料到，自己平日里崇拜的、觉得无所不能的老大，喜欢的居然是这种性冷淡的类型，所以，他趁着喻润还在原地发呆的工夫，又和李大荣咬起了耳朵：“没想到老大喜欢的是这种类型的。”

在他看来，异性缘一直不错的喻润，喜欢的起码应该是貌美如花、前凸后翘的大美人，再不济也应该是笑起来甜甜的小家碧玉。

可是，居然是这种类型的——夏天放在身边都可以不用开空调的冷淡型……

“他喜欢学霸。”李大荣冷哼一声下了结论，终于看下去喻润这副面无表情死样子的死样子，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拎起他的行李就要上车。

小个子皱着黝黑的脸，痛心疾首，他有种“偶像被猪拱了”的感觉。

他刚才在边上看得真切，那个女的，从头到尾就没看喻润几眼，身上没有几斤肉，傲气得不行，完完全全一副都市丽人的样子。

这和他们这伙热爱刺激、喜欢征服高山的运动员，根本是两个世界的人啊……

他们老大这是……缺啥补啥吗？

落荒而逃的都市“白骨精”孔安槐一通折腾到达入住的民宿时，已经是凌晨四点。

因为自己开连锁民宿的原因，她每到一个地方住的都是当地评分较高的民宿，创业第五年，工作已经成为了她的全部。

东南亚的装修风格，一直是孔安槐最喜欢的风格之一。

明亮的大开间，大片的原木地板，和蓝天、绿树、阳光特别匹配的黄棕白配色，孔安槐放下行李箱后就踢掉了高跟鞋四仰八叉地躺在原木地板上，仰望着挑高的天花板，恶狠狠地叹了一口气。

她现在，前所未有的狼狈。

脚后跟被新鞋磨出了水泡，穿了一天的套装此刻已经有了颓败的压痕，脸上的残妆让自己看起来憔悴不堪。她就以这样狼狈的样子和七年未见的喻润重逢了，然后胆小得连一句“你好”都说不出来，便夹着尾巴逃了。

到现在，她还心跳如擂鼓、手脚发软……

越想越懊恼的孔安槐把头砸在抱枕上砰砰响，当地时间凌晨四点多，小玄

新给她买的手机就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

孔安槐迅速接起电话，祖国此刻应该是清晨六点，会在这个时间点打电话给她的，就只有喻泽——这家伙坚持了小半辈子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是个连创业时期忙成狗，也能坚持每天晚上十点半上床的女疯子。

“到了没，到了没？你住的民宿怎么样？拍照发过来看看！”连珠炮一样的语速，确定是喻泽无疑，孔安槐揉揉额头。

她现在对喻家人有点过敏。

“我刚到，这边天还没亮呢。”孔安槐的声线沙哑，低低沉沉的，别样性感，和她看起来冷淡的五官完全不搭。

喻泽在电话那头一拍脑袋，很没诚意地自我批评：“我居然忘记了时差！”

孔安槐沉默地等待下文，她太了解喻泽了，这个人是绝对不会因为愧疚而挂断电话的。

果然，喻泽自我批评了零点一秒后又开了新话题：“阳朔那边的民宿申请已经批下来了，万事俱备，就欠一个设计师，所以，你这一趟，无论如何也要签下那位什么什么白头的家伙，只要那家伙挂个名字，我们民宿的价格就能涨一倍！”

“是 Whitehead……”孔安槐头痛，“他最讨厌别人叫他白头……”

这位 Whitehead 先生是英国人，娶了一个中国媳妇，最擅长具有东方神韵的装修，擅长到只要他参与过装修设计，房价都能成倍增长。

但是，人有了名气就会变得傲娇，她们从去年决定开阳朔民宿开始，就通过各种渠道邀请这位白头先生，价位给得很合理，但是人家就是不理睬她们，还回复说自己已经不再接中国的单子了。

然后，这位号称不接中国单子的人，去年却接了个她们竞争对手的单子。对方拿着设计稿在孔安槐和喻泽的面前蹦跶了快大半年，喻泽终于狂暴了，狂暴到只要听到这位白头先生的名号就急匆匆地买机票冲过去的程度。

所以，孔安槐知道，这次如果真的能见到白头先生，于公于私，她都必须签下单子才能保平安。

“总之，你得签下他！”喻泽果然一锤定音。

凌晨四点半，孔安槐在异国拿着手机突然有了一些聊天的欲望。

在喻泽又是一番工作轰炸结束之后，孔安槐换了个话题：“我今天，遇到

喻润了。”

电话那端永远聒噪的喻泽安静了下来，很不符合人设地回了一个字：

“哦……”

又是一阵安静，孔安槐向来不是个多话的人，主动提到喻润，已经是反常。

“他……应该是去参加退役赛。”喻泽沉默了半晌，终于开口，又像是急于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这位双胞胎弟弟的行踪似的，急急地补充道，“他拿了大满贯之后就火了，那些新闻哪怕不看，也会跳出来辣眼睛。”

这回轮到孔安槐安静，她简单地回了一个字：“哦……”

喻泽终于憋不住，小心翼翼地又加了一句：“你如果不急着回国，要不……帮我去看看？”

“毕竟是退役赛，从他入攀岩这行至今，我们家里人一场比赛都没去看过，你帮我去，顺便给他送点水果什么的，也不至于让媒体把他形容成孤儿……”喻泽的语速又开始加快，“不过，你去了，记得态度仍然要强硬，不能显示出我原谅他的样子！”

孔安槐隔着电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能想象出喻泽抓耳挠腮的样子，喻泽还比她大两岁，三十一岁的女人，说到前尘往事仍然幼稚得跟个孩子一样。

“总之，你去看看！门票钱我报销！”孔安槐的嗤笑让喻泽红了脸，她恼羞成怒之后干脆习惯性地一锤定音，然后生怕孔安槐反悔，说完立刻就挂了电话。

孔安槐拿着手机发了一会呆。

喻泽……在这种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怕是会害得她这七年都白躲了，只是，这又怪得了谁，现在想想，她和喻润当年的事居然真的没人知道。

不过，这姐弟俩在这几年里居然真的只是靠着新闻来了解对方的信息吗？

“同是双胞胎，但是异卵的就比较不亲。”

孔安槐脑子里突然蹦出这句话，似乎是很多年前喻泽说的，当时她还梳着少女的公主头，鼓着腮帮子在跟寝室的人解释为什么自己那么矮、同一个娘胎出来的喻润的身高却超过了一米九。

愤愤不平的幼稚模样仿佛就在眼前。

孔安槐细长的眼眸有了些温度，七年来第一次，在手机百度搜索框里输入了喻润的名字。

他已经很红了，她知道。

攀岩这样在国内还属于冷门的运动项目，出了他这样一个连续三年世界杯竞赛排名第一的家伙，不红才比较奇怪。

孔安槐能从百度中搜索出他不少的照片，他还拍了内裤广告，那一身精瘦的肌肉让人脸红心跳。

孔安槐的手指快速地滑过广告图片，定格在他身披国旗在镜头前微笑的样子。

坚定而骄傲的男人的笑容。

喻润早已经不是那副少年模样了，这样的变化，让孔安槐更加懊恼。现在回想起来，她刚才那一副防洪水猛兽的表情简直多余。

谁还会记得年少时候说的气话。

孔安槐轻轻叹了一口气，估计也只有她还记得那条短信，那个被她拒绝了两次的男人，用少见的愤怒委屈的情绪给她发的那条短信。

短信上说：“孔安槐，我们之间没完！”喻润发短信很少加感叹号，那天晚上的短信却加了好几个，触目惊心。

短信上说：“我会一直给你发我的行踪，吃饭、睡觉、比赛都发！你给我好好避开！一旦让我遇到，我一定会重新追你！”

这完全不像喻润会发的分手的气话，她在那么多年后仍然记得那几个感叹号，也记得自己什么都没回复，只是让那短信变成了已读状态。

之后的喻润，真的给她发了七年的行踪，风雨无阻，包括他手受伤严重的时候，他还特地找了队友代发。

而孔安槐，真的就乖乖地避开他七年，一开始他出国，她创业，本来就碰不到。等两人都变成空中飞人的时候，孔安槐就养成了避开他行程单的习惯，要么搭乘早一班飞机，要么搭乘晚一班飞机，莫名其妙地，她就是觉得心虚。

这一次重逢，只是因为她的手机掉了，没收到喻润的短信。

大家都已经长大，喻润不会再重新追她，她也不会再和年轻时那样，用决绝的话拒绝一个男孩子。

窗外的天色已经显出了黎明时的青白色。

孔安槐抱着抱枕终于睡着，梦里面，有模糊的男孩的背影。

Whitehead 先生很不好找，哪怕小幺已经发给她一张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他的行程单。

孔安槐在异国他乡找了整整一天，最终在吃晚饭的餐馆里找到了他。

Whitehead 先生看起来心情不错，带着自己的小娇妻开了瓶红酒。

吃饭时间不方便打搅，孔安槐在隔壁桌坐好，低头开始点菜。

这家餐馆在 TripAdvisor 上很有名，还没有到饭点，生意却已经很不错，服务员看孔安槐是独自一人，特意给她加了一桌，紧靠着 Whitehead 先生。

Whitehead 先生和妻子看了她一眼，就又转头继续吃自己的晚饭。

孔安槐松了一口气，她只与 Whitehead 先生见过一面，他认不出她是最好的，要是被一个注重隐私的英国人发现自己追他追到了国外，估计一定不会同意和她签约。

等上菜的时候，手机又响了，彼时孔安槐正在用 iPad 搜索喻润退役赛的票，咬着嘴唇研究哪一区的座位距离赛区比较远，然后被手机震动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接起。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她又马上犹豫是不是应该挂断电话。

“你换手机号了？”喻润的声音，隔着电话，和昨晚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差别，更分不清喜怒。

孔安槐很轻地嗯了一声，她觉得自己简直撞了邪，一个七年没见的男人，只是隔着手机问了一句，就让她恨不得丢了手机挖个洞把自己活埋。

她轻轻应了一声，又担心对方听不到，想再应一声。

但是想想，应两声更奇怪，孔安槐于是保持了沉默。

“喻泽说你会过来看比赛，我给你留了张票，你过来拿？”好在喻润没有继续刚才的话题，但是他的语气很熟稔，像是七年未见的空白从来未曾存在过。

“你有我的微信，你把二维码发给我就好了……我现在在工作，不太方便……”一句话停了两次，她刚才研究看台位置的时候，就发现这票可以用微信购买扫二维码出票，理由挺正当的，但是，她说出来就是有些气短。

她其实还想问喻润为什么给喻泽打电话，但是，话到嘴边，她还是忍住了。都说交浅言深……有时候交情深了，反而更加不敢说得深了。

喻润半晌没说话。

孔安槐很有耐心地等着，表面看起来平静无波，心里却一直在挣扎要不要挂了电话，如果挂了电话，她会不会被喻泽吊起来打这样的难题。

他生气了，孔安槐心里有数，自己昨天才落荒而逃，今天又找了个理由避开见面，她还真是把胆小鬼这个人设演绎得彻底。

“我不会用微信。”他果然生气了，“你住在哪里，我送过来。”

他还真是……执着地想知道孔安槐的住处，她犹豫了半晌，终于带了点认命的妥协：“你后天比赛了，出门不方便，我过去拿吧，把你的地址发给我就行。”

时间真是太奇怪的东西，七年未见，他和她的相处模式仍然一模一样。

他不懂得放弃，而她，一直心软。

孔安槐挂了电话，点的菜已经上来，她却看着面前这一盘五颜六色的牛排沙拉发起了呆。iPad的屏幕还定格在买票的页面，她想着喻润给的票一定离他很近，就更郁闷了。

她对他真的有点避之唯恐不及，不单是因为喻润是她至亲好友兼合伙人的弟弟，还因为她对喻润总是会心软，看到他，她的脑海里总会莫名地出现流浪狗的画面……

所以，当Whitehead先生的那位中国妻子突然探过头来的时候，孔安槐差点拿着手上的叉子叉过去。

“Hi！”Whitehead先生的妻子长得很符合大众审美，甜甜的五官，笑起来亲和力十足，她看着孔安槐下意识抬高的叉子，还缩了缩脖子，做出一副被吓到的表情。

孔安槐讪讪地放好叉子，刚才那一瞬间，她差点叫出“白太太”这样的诡异称呼，真是被喻泽每天“白头、白头”的称呼给洗脑了。

“Hi！”孔安槐也露出亲和的笑容。

“你刚才说的票，是指这次的攀岩锦标赛的吗？”对方表情非常友善，指了指孔安槐手中iPad定格的画面，问得有些羞涩。

“……是的。”这发展完全出乎孔安槐的意料，她之前还在为如何开口搭讪发愁，没想到天上直接掉下馅饼。

“还没有自我介绍，我姓李，也是中国人。”Whitehead先生的妻子一下子兴致勃勃起来。

“你好，我姓孔。”孔安槐微笑着和李小姐握手，还在猜测她突然搭讪的